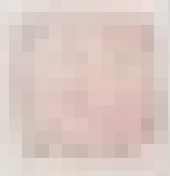


續金華叢書



續金瓶梅書



書集傳或問卷下

續金華叢書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之有功者祀以爲祖守文之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祖者湯所宗者太甲太戊武丁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其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爲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後漢以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爲宗名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爲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紊矣此說善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悉遵用之夫天子持三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何而可日行二十七日之制於臨朝聽政之時而行三年之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壽皇持高宗之喪如此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  
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  
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  
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  
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  
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則其涵養于中者爲何如哉

呂氏曰自古聖賢常自恐懼中入台恐德弗類此入聖作德之門戶  
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情懈怠弛慢放流入於庸愚而不自知  
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此德之類  
者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齋三日以致其思必見其所爲齊者況于恭默思道  
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之人不知  
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

或謂商俗尙神引天以神其事此  
妄意先王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

此最善教  
之大者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君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又曰高宗之夢如明鏡當鏡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之賢亦有緣感至者亦善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望之切賴之深言之不足故重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已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民失之穿鑿下文言啟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已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此說善

林氏曰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隋以拒諫喪漢高祖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本未嘗不係乎此高宗命傳說以納諫而傳說復之以從諫蓋以爲天下之事未有不先于此故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惟以此相告勉此說

亦善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堯典說之詳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可以視聽言然亦自民

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說亦近之

王曰憲天聰明則見聞不

在耳目即此一心此心洞然與天爲一無毫釐私偽蔽乎其間則察乎衆人之所不及見通乎衆人之所不及聞謂心之所存無非天理故其聰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正就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口與甲冑等四事者疑若粗傳說卻欲高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粗處透便理會得精處透四事自迹觀之何與聰明然知起羞起戎在筭省躬非聰明不能是所謂克明也

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謗非好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惡之染其身也是以恥過而遂非其實以

善爲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爲善者之大病也梁武帝心欲爲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爲之一聞賀琛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有不好底病高宗之黷祀是好底病最難治惟說能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墮於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曰君資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言而臣欽若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德之未成者果何賴哉曰林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拂之德故言惟說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

高宗之行也

說命下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奭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遯于荒野爲高宗自遯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爲順及與舊勞于外之言相應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卽位前之事雜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戾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爲隱而不仕與君奭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爲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失其師猶不覺旣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賴於說自甘盤言之終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靠人了未必進步惟被它翻然引去高宗乃能力求其進過人數等此說亦善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蕩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修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於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性曷嘗強其所無哉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爲卑遜子以遜順平易爲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

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所謂大勲者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

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蔡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廣韻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上下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皆從之而以書序爲誤如何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爲之在王左右以爲宿衛周禮虎賁氏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爲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爲多矣安得尙疑其少而

以爲三千人邪蓋史記孟子之書誤矣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儒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速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去朝歌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夫謂牧野去朝歌三十里七十里蓋據近郊三十里遠郊七十里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謂親見而非臆說諸儒求其說而不得何也曰予以禹貢河行之道推堯時河自碭石入海蓋在東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近汴泗大抵河流自古至今自北而愈南竊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王時河行之道變矣或曰河行南北信有之矣然說者謂朝歌在今衛州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曰世代寥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移函谷關七百里而亦謂之函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吳縣與今會稽縣相去亦

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名拘要之武王之師決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武成

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爲月三日孔穎達以爲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爲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爲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爲十六日既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爲既生魄也

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起亦非同時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子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

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  
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爲是指戡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

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聽於天也師  
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俟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不必若  
是矣使紂于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  
其不德願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乏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爲之  
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  
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於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  
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爲之耶

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  
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  
史官紀其成功則爲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  
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  
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高如此其可

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併也

晦庵曰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薛氏曰桀紂罪有淺深湯武之放弑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所能爲也荀卿謂紂卒易向而弑紂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向紂紂走還寢廟鬪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者褰帷提尸投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說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追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隆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啟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啟雖禹之治命不能遏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之歸久

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侯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爲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或問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守司徒司空作土作稷之異禹臯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欠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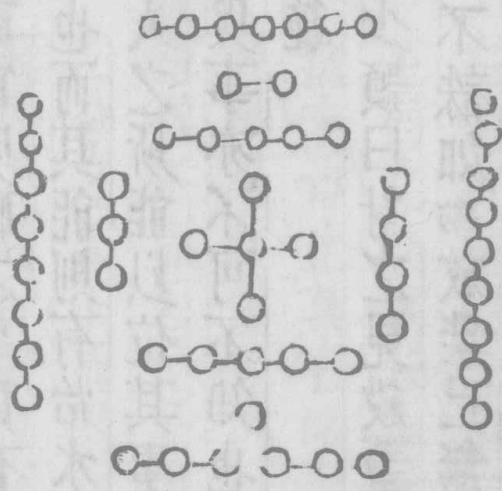
洪範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如湯放桀已無及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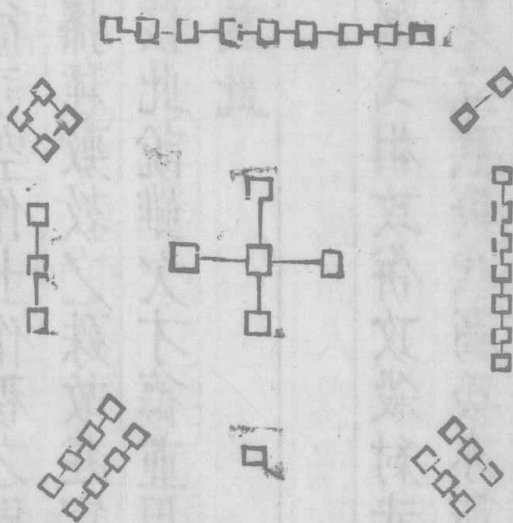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鯀方命圯族楚詞言鯀悻直以亡身知其爲剛狠好勝者五行土勝

水鯀知此而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河圖



洛書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

七前六後八左九右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

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康節邵氏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

朱氏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謂天數始

於一地數始於二也合二中以定律曆謂天數終於十是所謂律曆也  
 六也合二終以紀閏餘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是所謂律曆也  
 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朱氏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



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

以作範也

蔡元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  
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  
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  
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  
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  
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  
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  
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  
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  
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